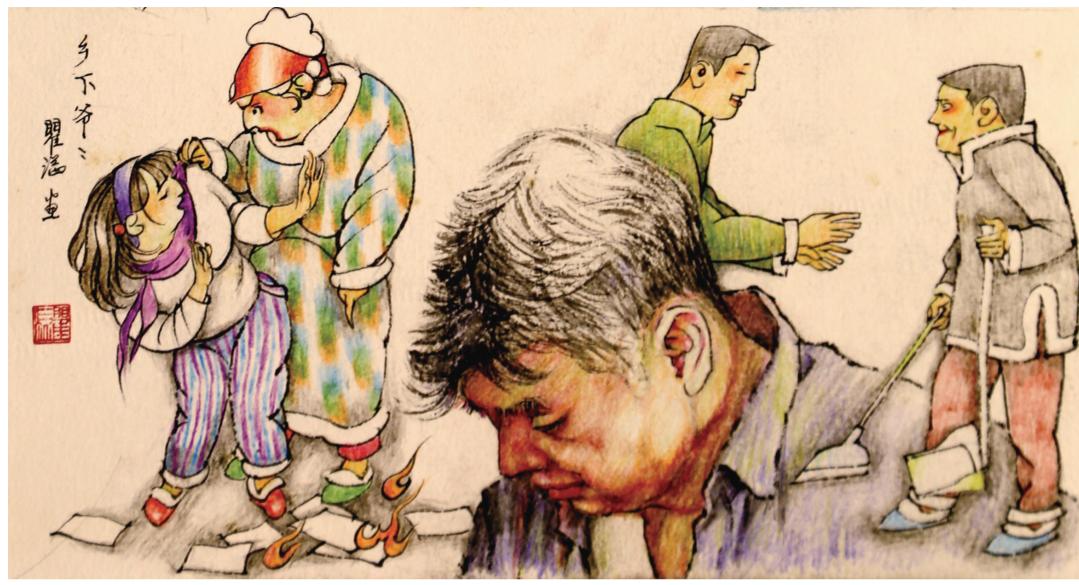


本土文本



□刘剑波

## 乡下爷爷 (小说)



## 江海新韵

## 远处的墙 (组诗)

□冯新民

那些粘贴在边关的诗词  
年年都在发芽。年年都  
在开花

2  
站得最高的是城堞  
望得最远的是关楼

东张。西望。一样的景  
象  
前瞻。后顾。不变的模  
样  
数了一万年沙子  
数了一万年思念  
日子已经疲惫。懈怠。  
孤立无援

谁还站在那里  
一地的沙子正是当年的  
枪林  
一地的砾石正是那日的  
箭雨  
一地的寂寞是不是雁字  
回时的失落  
盘旋于高空

勾起思念的沙刺。红  
柳。  
勾起乡愁的羌笛。  
都放在一粒沙子上  
掩埋哭泣。泪水。掩埋  
被掩埋的空寂

千里的风千里的沙  
女高音在风里男中音在  
沙里  
交响出敦煌的万里襟怀

3  
沙子也有渴望  
寂寞也有渴望  
渴望埋得太久太远  
和一条鱼的对话复活了  
远古  
不用装扮。蓝色在上

一簇簇烽火一声声号角  
都在  
一支支枪刺刀锋上  
挑着一缕缕凄风和一首  
首绝句  
夕阳残照的悲凉是另一  
种辉煌

断墙。乱壁  
那些残存的名字  
唤醒了历史  
我是否感觉到那些凄楚  
正一点点渗入苍茫

三万平方公里  
装得下什么  
沙尘可以告诉我  
朔风可以告诉我  
死亡和生命的来龙去脉

4  
沙丘在跋涉  
一万年跋涉一个僧侣  
一万年跋涉一卷经书

终于看见你了。三危山  
袈裟。木鱼。洞窟  
经过一千里荒凉  
进入一个洞窟

声音  
开始了洞窟的草莽生涯  
从天上而来  
从地下而来  
那里来的声音从小就习  
惯了呼啸而至

声音  
总是从生命出发  
进入最后的洞窟  
一个洞窟给我的声音  
唤醒曾经消失的记忆

上去就像悬挂着的葫芦。

伴随着老妇的吼叫，更多的窗户打开了，更多的葫芦垂挂下来。有人大声问，张家姆妈，啥事啊？

李煜家的窗户是最后打开的，出现在窗口的是李煜。张家姆妈还在吼，淑玉，淑——玉——！李煜从窗口消失了，很快，淑玉从窗口向下张望。

一看到淑玉，张家姆妈的声音更大了，快点下来，勿得了啦！

李煜和淑玉一起下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邻居。都穿着棉睡衣。张家姆妈一把揪住淑玉，拖到秀奎烧包子的地方，依看看，侬公做了啥好事！

现在，青烟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地上有些许的浅白色灰烬，在晨风的吹拂下微微颤动着，随时都会飘飞起来。五个包子都被点着了，其中一个包子烧了一半，地上的灰烬就是来自这个包子。另外四个包子被踩趴在地上，冥票裸露了出来。

张家姆妈啰哩啰嗦说了一大堆，淑玉才明白过来。淑玉赔着笑脸，张家姆妈，对不起啊，公公年纪大了，脑子勿清爽，还请张家姆妈多多包涵。

张家姆妈不依不饶，一声对不起来就能冲掉阿拉门口的晦气啊？

淑玉依然笑着，那张家姆妈的意思？

中年男人建议，包个红包吧。中年男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扫帚和畚箕。

张家姆妈哼了声，红包就算了，阿拉勿是那种贪小财的人。看在老邻居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。要是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体，一定勿客气！

淑玉一下被呛住了，直愣愣地看着张家姆妈气呼呼上楼。老爸看到，淑玉脸上的笑容一直保持着，到最后都变了形。

望着张家姆妈走向楼梯的身影，中年男人改用上海话说，伊肯定回家念经消灾去了。淑玉没搭腔，跟在张家姆妈后面回家。几个看热闹的人也相继走了。中年男人准备把那堆灰烬和几只残破的包子扫掉。李煜把扫帚和畚箕接过去，我来吧，谢谢赵老师。

赵老师也上楼了。楼下只剩下爷俩了。李煜埋怨老爸，你是怎么搞的，要烧也要在我家附房门口烧。

秀奎委屈地说，早晓得尿床就一夜不睡了。(三)

这边母子俩在房间里谈怪兽，那边父子俩在书房里说话。

秀奎说，你们忙，我来帮你们准备过年的菜，我的厨艺还是可以的，村里有红白喜事，他们都请我去烧菜呢。

李煜说，这个不用爸爸操心，年夜饭我们去锦江饭店吃。半年前就订了，订金也给了。

秀奎听说好像以前国家领导人来上海，都住在锦江饭店，便忧心忡忡地说，那要花多少钱啊。

李煜说，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？要不挣钱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秀奎说，你们年轻人的想法真不懂。

李煜呵呵笑着说，爸爸难得来上海过年，我打算春节期间陪爸爸四处逛逛，南京路、城隍庙、外滩什么的，尽做儿子的孝心。

秀奎说，我一直想去“一大”会址看看，这还是上初中的梦想，算起来有半个世纪了。

李煜说，爸爸半个世纪的梦想，几天后就能实现。李煜又说了一句很文艺的话，有时，梦想与现实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。

秀奎说，那我也不能闲着啊，你家掸尘扫屋的营生我包了。

李煜说，这个也不用爸爸操心，每年我家都是请保洁工来打扫的。爸爸平时很辛苦，这几天就好好休息休息，看看电视，到小区里转转。

秀奎央求着说，总得找个事做做，给我派个差使吧。

李煜说，从明天起，杰克不去补习英文了，在家里做寒假作业，爸爸帮我照看照看，主要是督促小家伙，别让他偷懒。我和淑玉要到腊月二十九才放假。

一想到能在未来几天跟杰克朝夕相处，含饴弄孙，刚才在饭桌上产生的那丝不快一下烟消云散，秀奎咧开嘴笑了。

李煜走了后，秀奎就在等杰克，他很希望杰克能跟他睡。可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杰克。就在他准备睡觉时，杰克突然跑过来了。但杰克只是倚着门进不来。秀奎喜出望外，让杰克进门。杰克却问，爷爷，你是怪兽变的吗？

怪兽？秀奎一下没拐过弯来，只是听到淑玉在客厅里不知骂谁。杰克很快跑掉了。秀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被悬在半空中了。

也许是换了个环境，也许是外面的噪音——楼下马路上的公交

车疲乏的引擎发出的隆隆声，从远处传来的打桩机的轰鸣声，楼下人行道上模糊的人声，它们构成的这片嗡嗡的声响，不仅在窗玻璃上回荡，也引起屋里的物品微微共鸣——秀奎像烙烧饼那样在沙发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一看老人机上的时间，都11点了。在乡下老家，这个时候，都睡了一大觉了。

到后半夜时，秀奎终于睡着了，但很快又醒过来。秀奎醒来后，一时间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睡在这儿，这个房间又是哪儿的。秀奎爬起来，撩开窗帘，灯火灿烂的城市一下涌了进来，这时他才回过神来，明白自己在儿子家。秀奎突然想起一件大事来，使劲捶自己的脑袋，要死，这么大的事，差点忘了！

秀奎把搁在墙角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拖过来。蛇皮袋里装着草纸、锡箔做的金元宝、金额大到上亿的冥票和五只红纸糊的大包子。

秀奎开始将草纸、金元宝、冥票分别均匀地撒进那五只大包子里面。这是个细活，草纸不能团团地撒进去，得一张张团成团，冥票和金元宝要间隔着放。以前，他都是和老伴打包子，四只，两只给丈人和父母，两只给爹和娘。现在多出来的一只，是给老伴的。

按照乡下的规矩，除夕那天早上要把包子烧给亡人。可是明天是老伴的忌日，秀奎决定提前把五只包子烧了，让在阴间的五位亲人提前收到纸钱，提早买年货，过个好年。

打好五只包子，已经是早晨五点了。在乡下，这个时辰人们已经起床了。女人煮早饭，喂猪，扫庭院。男人下地找点活儿干，或者用电三轮驮着蔬菜、鸡蛋、自家鱼塘养的鱼，去镇上赶集。公鸡打鸣已打累了，此刻安静下来，跟母鸡一起，迈着四方步，在村道上觅食。不过，猪和羊开始在屠夫的利刃下尖叫起来，它们凄厉的哀鸣声，撕裂了早晨清新的空气——它们很快就会安详地出现在人声鼎沸的集市上。

秀奎用带来的晨光牌水笔，在五只包子上分别写上接收人的名字，然后装进蛇皮袋。蛇皮袋只能装三只。阿爸左手拎着蛇皮袋，右手拎着那两只包子，从书房走出来。

除了冰箱的马达声，客厅一片寂静。这寂静一直延续到楼梯上，甚至延续到楼下——整幢住宅楼

到十几张存折，母亲说是喜鹊带来的喜气。我家第一个在村里买了汽车，车开回来，家里的高香烟雾袅袅，母亲指指树说，我望见了汽车，也听到了喜鹊叫。孙女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博士，母亲买了一柱宝塔香，天刚亮就点着了，还喊我，喜鹊叫了起来。前年在大城市里买了房，母亲又烧香，说喜鹊又叫了。母亲对喜鹊敬供如神，好像我家好起来的日子全托了喜鹊的福似的。

有几天，树上的鸟儿忽然不叫了，母亲惦记着，一天念叨几遍，鸟儿上哪里去了。我笑着说，鸟儿有事忙去了，或者它们知道你嫌恶，搬家了。母亲不高兴地白了我一眼。

忽然，一声鸟鸣从远处飘来，叫声像婴儿哭，母亲一扭身，难听死了！回屋翻出她年轻时穿过的毛衣，拆了重织。母亲的满头银发，我心底里的几声叹息，连同婴儿啼哭般的鸟鸣，织成了一张悲怆的网。

妻子从返青，到抽穗，变黄，鸟儿一拨一拨的，来了去，去了来，种类变着，叫声变着；日子变着，人也变着。前些年，家里的两亩地被绿化公司承包种树，母亲忽然没地种了，整天恹恹的。我担心出毛病，就将一处废地开垦成为菜地，让母亲在巴掌大的地方寄托老农民的愿

望。母亲活跃起来，寻思着种种那，把小小的地方侍弄得生机勃勃。一月两月眨眼过，布谷鸟来了，母亲说要大忙了，嘴上说着，心却闲着，一副旁观者的样子。布谷声声，往事重重。母亲不会忘记肩挑背扛的农忙，不会忘记翻检挑晒的抢收抢种。有一年收麦子，恰逢连绵雨，母亲浑身湿淋淋地在地里一陇一陇捆麦子，然后一担一担挑上岸。一担麦子本来不轻，被雨水浸泡后更加沉重，母亲和担子一样高，与其说是挑，不如说是硬生生用肩膀拖上岸的。在湿润的地里，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挪步，一声一声呻吟，给自己鼓劲。麦捆一排排，码成垛，堆成置，最后一担上岸，母亲的眼泪和雨水混合在一起，在心头炸成了一声响雷。这是一个农民为了吃饱求生迸发出来的精神，原始的，本真的，也是伟大的精神，在阴雨霏霏的天空震响回荡。

今年秋上，那棵椿树我不会锯掉，我要让树上的鸟鸣持续下去。这棵树是父亲的脊梁，父亲的象征，而鸟鸣是从天堂带到人间的慧语，是父亲传递给我的消息。我要让母亲天天听着鸟鸣，看着白云从树梢上飘移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走过岁月的长河，走过一个人的一生。

白天听鸟叫，其实并不烦人。有一种鸟儿，一边飞一边“苦哇苦

## 鸟叫的日子 (散文)

□孙天浩

哇”地叫个不停。母亲嘲笑，你苦个啥，人才苦呢！鸟儿的苦人不知道，母亲的苦我是知道的。按照农村劳力等级划分标准，母亲五十岁前是一等劳力，出工必须拼体力。有一年村里建大渠，按照人力划分标段，一个劳力需要挖10个立方，母亲头两天挖呀挑呀，好不容易才4个立方，累得晚上直不起腰，吃饭拿不起筷子，脱衣抬不起手臂。父亲看了心疼，咬牙从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里挤出20块钱请人，母亲舍不得。

父亲说，钱是要紧，但是命要紧？命没了，钱是个球！父亲是老师，看问题透彻，带着哲学味儿。

有一种叫声清脆得如同童音的鸟儿，披着淡绿色羽毛，小巧玲珑，却在树杈上最不安分，蹦来蹦去，母亲喜欢，但停留的时间只有十来天，就飞到别处去了。不像喜鹊，体重大，呆的时间长，毛色黑白相间，叫声沙哑浑厚，一种苦尽甘来的味道，我家的味道。母亲最喜的还是喜鹊。她用不懈的奋斗改变了家庭面貌，从泥墙草顶的三间土屋，变成砖墙瓦顶的五间大屋，又变成两层楼房，一砖一瓦里净是心血汗水。父亲去世那年日子最为艰难，母亲硬是撑过来了。从欠债到略有积蓄，从一张存折，

到十几张存折，母亲说是喜鹊带来的喜气。我家第一个在村里买了汽车，车开回来，家里的高香烟雾袅袅，母亲指指树说，我望见了汽车，也听到了喜鹊叫。孙女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博士，母亲买了一柱宝塔香，天刚亮就点着了，还喊我，喜鹊叫了起来。前年在大城市里买了房，母亲又烧香，说喜鹊又叫了。母亲对喜鹊敬供如神，好像我家好起来的日子全托了喜鹊的福似的。

有几天，树上的鸟儿忽然不叫了，母亲惦记着，一天念叨几遍，鸟儿上哪里去了。我笑着说，鸟儿有事忙去了，或者它们知道你嫌恶，搬家了。母亲不高兴地白了我一眼。

忽然，一声鸟鸣从远处飘来，叫声像婴儿哭，母亲一扭身，难听死了！回屋翻出她年轻时穿过的毛衣，拆了重织。母亲的满头银发，我心底里的几声叹息，连同婴儿啼哭般的鸟鸣，织成了一张悲怆的网。

妻子从返青，到抽穗，变黄，鸟儿一拨一拨的，来了去，去了来，种类变着，叫声变着；日子变着，人也变着。前些年，家里的两亩地被绿化公司承包种树，母亲忽然没地种了，整天恹恹的。我担心出毛病，就将一处废地开垦成为菜地，让母亲在巴掌大的地方寄托老农民的愿

望。母亲活跃起来，寻思着种种那，把小小的地方侍弄得生机勃勃。一月两月眨眼过，布谷鸟来了，母亲说要大忙了，嘴上说着，心却闲着，一副旁观者的样子。布谷声声，往事重重。母亲不会忘记肩挑背扛的农忙，不会忘记翻检挑晒的抢收抢种。有一年收麦子，恰逢连绵雨，母亲浑身湿淋淋地在地里一陇一陇捆麦子，然后一担一担挑上岸。一担麦子本来不轻，被雨水浸泡后更加沉重，母亲和担子一样高，与其说是挑，不如说是硬生生用肩膀拖上岸的。在湿润的地里，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挪步，一声一声呻吟，给自己鼓劲。麦捆一排排，码成垛，堆成置，最后一担上岸，母亲的眼泪和雨水混合在一起，在心头炸成了一声响雷。这是一个农民为了吃饱求生迸发出来的精神，原始的，本真的，也是伟大的精神，在阴雨霏霏的天空震响回荡。

今年秋上，那棵椿树我不会锯掉，我要让树上的鸟鸣持续下去。这棵树是父亲的脊梁，父亲的象征，而鸟鸣是从天堂带到人间的慧语，是父亲传递给我的消息。我要让母亲天天听着鸟鸣，看着白云从树梢上飘移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走过岁月的长河，走过一个人的一生。

白天听鸟叫，其实并不烦人。有一种鸟儿，一边飞一边“苦哇苦